

# 神戸市外国語大学 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 Lexical replacement and constraint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14-03-01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竹越, 孝, Takekoshi, Takashi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s://kobe-cufs.repo.nii.ac.jp/records/1828">https://kobe-cufs.repo.nii.ac.jp/records/1828</a>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ShareAlike 3.0 International License.



# 词汇兴替与制约\*

竹 越 孝

## 1. 引言

### 1.1 词汇兴替

汉语词汇史的研究继承了传统“训诂学”的研究成果，自近代以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使我们可以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清楚地了解到汉语词汇史在哪一时代发生了变化，以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词汇为什么会发生演变，词汇演变的机制又是怎样的，对于这些核心问题似乎尚未展开过充分的讨论，“词汇兴替”可以视为这些问题中的核心问题。

“词汇兴替”（lexical replacement）是指词汇的新陈代谢，即指某一词汇取代另一词汇并承担其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的现象<sup>1</sup>。梅祖麟（1981）曾提出汉语史上存有“结构转换”与“词汇兴替”这两种演变类型，并将后者描述为“句法结构不变，词汇中的新陈代谢就像接力赛跑，一个运动员跑累了，另一个接棒跑下去”。至今许多语言学家以此为手段来解释汉语史上的重要变化<sup>2</sup>，但对“为什么会产生词汇兴替”这一根本性问题能作出说明者甚寥。

### 1.2 《老乞大》的四种版本

由于近代汉语资料中的作者、年代、地点等背景知识比上古、中古汉语更易于掌握，同一个地方语言演变的考察即语言的“定点观察”研究也较易于开展，因此近代汉语为我们探讨“为什么会产生词汇兴替”这一核心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老乞大》的各种版本便是我们进行“定点观察”的近代汉语文献之一。

朝鲜时代（1392-1910）为了培养翻译官员而使用的两部汉语会话教材《老乞大》和《朴通事》是近代汉语的重要文献，这两本教材的原本大致成书于元代末期。1998年在韩国大邱市发现了《老乞大》的古版本（所谓《古本老乞大》，以下简称《古本》），此书是现存《老乞大》各种版本中最为古老的，推定其成书

\* 本文曾在第五届韩汉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8月30日至31日，浙江大学）上宣读，会上曾受到汪维辉、王云路、赵川兵等先生的指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1 史佩信等（2006）将“词汇兴替”这一术语分为广义与狭义：如前后可以替换的是同类词时，称为“词汇替代”；如前后可以替换但不是同类词时，称为狭义的“词汇兴替”。本文使用广义的“词汇兴替”这一术语。

2 参看 Peyraube（1996）、吴福祥（2000）、徐丹（2005）等。

时期为 14 世纪<sup>3</sup>。《古本》的发现使我们可以看到《老乞大》的原貌,我们可以以此为基础,加之以 16 世纪初期的《翻译老乞大》(简称《翻译》)<sup>4</sup>与 18 世纪后期的两个修订本,即《老乞大新释》和《重刊老乞大》(简称《新释》、《重刊》)<sup>5</sup>,就可以更为深入地探索元、明、清三个时代北方方言的演变过程。

本文希望通过分析《老乞大》四种版本的异同来考察词汇兴替产生的机制,并阐明词汇兴替的动因在于受到某一语言的制约这一观点。

## 2. 副词“也”与句尾助词“也”

### 2.1 概况

现代汉语“也”是表示类同的副词,但在近代汉语前“也”还具有句尾助词的功能。在上古汉语中,句尾助词“也”主要用于表示确认、论断等判断语气,在中古汉语时期,其语法意义逐渐扩展并兼有“矣”的语法功能。在上古汉语中,“矣”表示已然或将然的事实变化,“矣”与“也”的区别在于:“矣”用于变动性的事实,“也”则用于静止性的事实。在中古汉语以后,“矣”逐渐衰落,而“也”则不仅表示判断语气,同时还表示事实变化<sup>6</sup>。自唐代起,随着“A是B”这一判断句格式渐成主流,“也”的核心功能也就开始迁移。罗骥(1994)指出,到了北宋时期,表示变化的“也”在数量上已超过表示判断的“也”。

在南北朝文献中已有表示类同副词的“也”,其来源当为副词“亦”<sup>7</sup>。杨荣祥(2000)指出,《敦煌变文集》中“亦”的使用频率是“也”的 2.5 倍,到了《朱子语类》却只有 1.5 倍,此后在元代和明代文献中,“亦”的使用频率急剧下降,而“也”的使用频率则急剧上升。因此,宋代“亦”开始衰落并被“也”取代,元代以后“亦”已基本消失。

### 2.2 《老乞大》中的两种“也”

《古本》一书中无“矣”和“亦”,而“也”的两种语法功能则均可看到:副

3 参看郑光(1999)、金文京等(2002)的考证。

4 《翻译》一书是朝鲜中宗时代的著名翻译官崔世珍(1467-1542)以第一次修订(1480-1483)的《老乞大》为基础,加上韩文标音和翻译而编写成的,推定其成书时间为中宗 12 年(1517)前后。

5 《新释》是朝鲜翻译官边宪对明代《老乞大》加以修订而编写成的,卷首有“三十七年”(当为朝鲜英祖 37 年,1761)的洪启禧序。《重刊》是对《新释》再加修订而编写成的,卷尾有“乙卯仲秋本院重刊”(时为朝鲜正祖 19 年,1795)的刊记。这两本书所反映出的汉语面貌差别不大,但《重刊》对于《新释》的内容进行了整理,例如,在《新释》中“呢”等句尾助词运用丰富,而《重刊》则将其大部分删除。因此《重刊》比《新释》简洁得多(参看太田辰夫 1990)。

6 参看吕叔湘(1956)、太田辰夫(1958)、Pulleyblank(1995)、孙锡信(1999)等。

7 参看太田辰夫(1958:286)。

词“也”共出现了83次，句尾助词“也”出现了114次<sup>8</sup>。在《古本》用例中甚至还有两种“也”并存的句子，如：

- (1) 比及吃了时，俺也了也。(7a1)
- (2) 比及驼了时，他也吃了饭也。(13a6-7)
- (3) 咱每饭也吃了也。(17b6-7)
- (4) 这段子也买了也。(27b7)
- (5) 弓也买了也。(28a8)
- (6) 酒也醉了，茶饭也饱了也。(29a7)
- (7) 怎做争甚么有？买也买了也。(37a4)

在《老乞大》的几次修订过程中，副词“也”一直被继续使用，但句尾助词“也”却在逐渐衰落。在四种版本中，副词“也”和句尾助词“也”的使用次数如下：

表 1：“也”的次数

	《古 本》	《翻 译》	《新 释》	《重 刊》
副 词	83	80	110	104
句尾助词	114	40	1	1

从上表可以看出，副词“也”的次数在《古本》和《翻译》两书中大致相同，到了《新释》和《重刊》有所增加，但句尾助词“也”的次数在《翻译》中则急剧减少，为《古本》的三分之一，到了《新释》和《重刊》中只剩1例。因此，北方方言里句尾助词“也”从明代开始衰落，而到了清代则已基本消失。

### 3. “了”与“也”的替代

#### 3.1 概况

北方方言中句尾助词“也”自明代开始衰落，这一事实反映出明代出现了具有“也”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的另一词汇，这一词汇就是句尾助词“了”。

现代汉语“了”具有两种语法功能：一是用于动词词尾（所谓“了<sub>1</sub>”）；二是用于句尾助词（所谓“了<sub>2</sub>”）。对于这两种“了”，通常的解释为：“‘了<sub>1</sub>’用在动词后，主要表示动作的完成。如果动词有宾语，‘了<sub>1</sub>’用在宾语前。‘了<sub>2</sub>’用在句末，主要用于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有成句的作用。如果

<sup>8</sup> 在《古本》一书中还出现了6例“VP也者”格式，“也者”是在“蒙文直译体”文献里常见的句尾助词，其语法意义与“也”不同。因此本文将“也者”不算在句尾助词“也”的用例之内。

动词有宾语，‘了<sub>2</sub>’用在宾语后”（吕叔湘等 1980：314）。这两种“了”不是同时产生的。

动词词尾“了”来源于中古汉语表示完结的动词“了”，它经历过相当于现代汉语“完”的动相补语（phase complement）阶段，变成了表示完成体（perfective aspect）的动词词尾。在晚唐五代前，动词有宾语时，“了”用于宾语后，即形成“V（O）了”格式，当时表示完成体的动词词尾是“却”。到了宋代，“了”开始移至宾语前，并占据“V 却（O）”格式中的“却”的位置，此后才出现了“V 了（O）”格式<sup>9</sup>。

句尾助词“了”产生于南宋时期。太田辰夫（1958：387）指出，在《朱子语类》中可以看到“了”处于句尾并表示事实变化的例句，而曹广顺（1995：89-96）认为，在《朱子语类》时期已经出现了“V 了<sub>1</sub>O 了<sub>2</sub>”格式。但曹先生又指出，在元代文献里，句尾助词“了”的使用不太普遍，因此不能排除句尾助词“了”在形成过程中存在有不同地区的发展具有不平衡的可能性。

本文认为，曹先生所说的“发展不平衡”正符合于《古本》的语言事实，因为南宋《朱子语类》是以南方方言为基础的，元代《古本》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在《古本》一书中相当于现代汉语“了<sub>2</sub>”的句尾助词不是“了”而是“也”。

### 3.2 《老乞大》中的“了”和“也”

在《古本》一书中，用于句尾助词“也”的句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VP 也”<sup>10</sup>、“V 了也”和“V 了 O 也”。下表为《老乞大》四种版本里各种格式的修订概况，数字表示例句数<sup>11</sup>：

从下表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或被改写为“了”，或被删除。《古本》的“VP 也”格式在《翻译》中有近一半被改写为“了”，在《翻译》中尚沿用“也”的例子，到了《新释》和《重刊》两书中，有三分之二被改写为“了”；《古本》的“V 了也”格式，在《翻译》中有三分之二被改写为“了”，而到了《新释》和《重刊》则完全被改写为“了”。“V 了 O 也”的修订情况也同样如此。因此，北方方言里句尾助词“也”在元代时还被使用，句尾助词“了”在明代开始取代“也”，而到了清代就全面完成了这种替代<sup>12</sup>。

9 参看太田辰夫（1958：225-228）、梅祖麟（1981；1994）、曹广顺（1995：10-26）、吴福祥（1996：288-302）、Sun Chaofen（1996：85-92）等。

10 在“VP 也”这一格式中包括名词性谓语句与形容词性谓语句。

11 表中不包括完全改变或删除词汇、句子的例句。只有 1 例时不表示数字。

12 在《古本》一书中，句尾助词“也”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已然的事实变化；二，将然的事实变化；三，判断语气。《翻译》、《新释》、《重刊》这三种版本所反映的句尾助词“也”的具体修订条件，大致可以描述为：表示已然变化的“也”在《翻译》中被改写为“了”的例句较多，沿用“也”的例句较少，而到了《新释》、《重刊》中，大部分被改写为了

表 2: 句尾助词“也”的修订概况

《古本》	《翻译》	《新释》	《重刊》
VP 也 78	VP 了 36	VP 了 31、VP 着 2、 VP2	VP 了 31、VP 着 2、 VP2
	VP 也 24	VP 了 16、VP8	VP 了 16、VP7
	VP17	VP11、VP 了 5	VP13、VP 了 3
V 了也 29	V 了 19	V 了 16、V 完了	V 了 16、V 完了
	V 了也 9	V 了 7、V 了了、V 完了	V 了 7、V 了了、V 完了
V 了 O 也 7	V 了 O 也 3	V 了 O 也、V 完了 O、 V 完了	V 了 O 也、V 完了 O、 V 完了
	V 了 O 了 2	V 完 O 了、V 了	V 完 O 了、V 了
	V 了 O	V 了 O 了	V 了 O
	VO 了	VO 了	VO 了

### 3.3 “了”取代“也”的原因

下面探讨一下句尾助词“了”取代句尾助词“也”的原因。

在《古本》一书中，附带“了”的谓语与附带“也”的谓语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以动作动词为主，后者以状态动词、形容词和名词为主<sup>13</sup>。在《翻译》一书中将《古本》的“VP 也”改写为“VP 了”的例句如下：

∨“了”；表示将然变化的“也”在《翻译》中仍然沿用的例句较少，被改写为“了”的例句较少，而到了《新释》、《重刊》中，大部分被改写为“了”；表示判断语气的“也”在《翻译》中或被沿用，或被删除，而到了《新释》、《重刊》中，则被完全删除，或被改写为别的格式、或句尾助词（参看拙作 2002）。

13 在《古本》一书中，“了”一共出现了 255 次，其中表示完结的动词“了”有 7 例，其它 248 例在谓语后。在《古本》中附带“了”的谓语如下：吃 29、卖 15、买 9、打 7、检 6、离 6、去 6、算 5、减 5、看 4、使 4、出去 4、称 3、成 3、除 3、桦 3、散 3、死 3、忘 3、折 3、走 3、收拾 3、饱 2、辞 2、覆 2、坏 2、毁 2、痾 2、来 2、觅 2、切 2、撒 2、上 2、税 2、误 2、写 2、摘 2、做 2、安、把、绊、鞣、闭、差、迟、大、倒、分、干、告、隔、旱、回、拣、见、尽、涝、免、评、铺、取、觑、撇、骗、伤、少、射、湿、受、输、刷、睡、损、塌、驼、枉、无、洗、小、学、寻、验、饮、赢、与、住、醉、备办、成交、辞别、错记、打拌、到来、典当、定害、发落、过去、悔交、溷践、将去、教羞、教走、克落、可惜、落后、盘缠、盘问、抛撒、破使、切得、辱磨、商量、射歪、税得、睡觉、洗面、消乏、修起、照觑、缠的坏、吃的饱、染的坏、射的昏、是板幔。在《古本》一书中，附带句尾助词“也”的谓语如下：“VP 也”：去 6、熟 5、来 4、了 4、高 3、饥 3、明 2、落 2、行 2、明去 2、这早晚 2、穿、到、黑、快、满、骑、是、睡、晚、不见、不睬、吃水、呆人、酬谢、窜到、句射、回去、后晌、将来、尽句、临晚、四十、晌午、使钱、唾骂、一定、煮熟、不著店、到不得、到半夜、理会得、卖多少、请将来、三十二、有月明、争些个、不管退换、叫第三遍、三十五岁、使著印儿、学半年有余、拔上两帖落水、到这里多少时；“V 了也”：买 8、打 2、把、饱、吃、大、检、看、卖、觑、散、使、算、写、饮、赢、到来、发落、悔交、射歪、修起；“V 了 O 也”：吃草、吃饭、吃酒、洗面、闭门子、折十斤、写这一个契。

## 《古本》

- (8) 三十五岁也。(2b3)
- (9) 自然熟也。(6a8)
- (10) 暂霎儿熟也。(6b9)
- (11) 这肉熟也。(6b9)
- (12) 饼了也那不曾？(6b10-7a1)
- (13) 待了也。(7a1)
- (14) 俺也了也。(7a1)
- (15) 兀的灯来也。(7b6-7)
- (16) 从今日理会得也。(10b4-5)
- (17) 鸡儿叫第三遍也。(11a8)
- (18) 鞦了马时大明也。(11a9)
- (19) 日头这般高也。(11b3)
- (20) 肚里好生饥也。(11b5)
- (21) 俺的饭熟也。(11b9)
- (22) 今日晚也。(13b4-5)
- (23) 俺其实饥也。(15a5-6)
- (24) 好生的饥也。(15a10)
- (25) 敢到半夜也。(16b2)
- (26) 你来也。(16b4)
- (27) 月黑也。(16b5)
- (28) 明星高也。(16b5-6)
- (29) 日头却早这早晚也。(17a6)
- (30) 阿的不李舍来也？(20b9-10)
- (31) 使著印儿也。(24a4-5)
- (32) 细褶儿尽勾也。(27b1)
- (33) 三棚儿箭勾射也。(29b4)
- (34) 低射呵窳到也。(29b5-6)
- (35) 咱每满也。(29b7)
- (36) 这肉都煮熟也。(30a5)
- (37) 汤水茶饭都了也。(30a7)
- (38) 日头落也。(30a7)
- (39) 较争些个也。(30b8-9)
- (40) 好行的马别人骑也。(31a2-3)
- (41) 好袄子别人穿也。(31a3)

## 《翻译》

- 三十五岁了。(上 6b5)
- 自然熟了。(上 20a5)
- 一霎儿熟了。(上 22a3-4)
- 这肉熟了。(上 22a4)
- 饼有了不曾？(上 22a9)
- 将次有了。(上 22b1)
- 我也了了。(上 22b3)
- 这的灯来了。(上 25a8)
- 从今日理会得了。(上 35b9)
- 鸡儿叫第三遍了。(上 38a6)
- 鞦了马时天亮了。(上 38a9-38b1)
- 日头这般高了。(上 39a6)
- 肚里好生饥了。(上 39b1-2)
- 我的饭熟了。(上 40a7-8)
- 今日晚了。(上 47a3)
- 我其实肚里饥了。(上 52b5)
- 好生的饥了。(上 53b1-2)
- 敢是半夜了。(上 57b4-5)
- 你来了。(上 58a3)
- 月黑了。(上 58a5)
- 明星高了。(上 58a7-8)
- 日头又这早晚了。(上 60a4-5)
- 那个不是李舍来了？(下 3a3-4)
- 我有认色了。(下 15a1)
- 细褶儿也尽勾了。(下 28b8)
- 三棚儿箭勾射了。(下 36b7)
- 低射时窳到了。(下 37a3)
- 咱们满了。(下 37a7)
- 这肉都煮熟了。(下 38b7)
- 汤水茶饭都完备了。(下 39a3-4)
- 日头落了。(下 39a5)
- 较好些了。(下 41a7)
- 好行的马别人骑了。(下 42a1-2)
- 好袄子别人穿了。(下 42a2-3)

- (42) 好媳妇别人根底去也。(31a3) 好媳妇别人取了。(下 42a3-4)  
 (43) 肉熟也, 捞出来。(32a4) 肉熟了, 捞出来。(下 45b7-8)

在上面 36 例被使用的谓语中, “熟”有 5 例, “饥”有 3 例, “高”有 2 例, 它们都是典型的状态动词与形容词。在《古本》一书中, “了”所表示的“完成体”的意义领域与“也”所表示的“变化”的意义领域相近, 由此可见, 到了《翻译》时期, “了”一词不仅表示动作的完成, 同时也表示事实的变化。换言之, 现代汉语句尾助词“了”的来源是动词词尾“了”, 句尾助词“了”是由于动词词尾“了”的意义扩展而产生的。句尾助词“了”的形成过程是“了”侵蚀了“也”的意义领域的过程<sup>14</sup>。

#### 4. “完”与“了”的替代

在北方方言中, 句尾助词“也”自明代起衰落而被“了”取而代之, 此后在清代又发生了另一演变, 即表示完结的动词“了”开始被“完”所取代。

在《古本》、《翻译》两书中没有单独使用“完”的例句, 到了《新释》和《重刊》, “完”可以单用, 或用于动词后作为动相补语。在《老乞大》四种版本中动词“完”和动相补语“V完”的使用次数如下:

表 3: “完”的次数

	《古本》	《翻译》	《新释》	《重刊》
动 词	0	0	3	3
动相补语	0	0	15	14

在《新释》和《重刊》两书出现的“完”中, 将《古本》和《翻译》的“V了”改写为“V完”的例句最多, 共有 14 例。下面是《翻译》和《新释》的例子:

14 参看拙作(2002)。刘勋宁(1985)曾经提出了“现代汉语句尾语气词‘了’来源于近代汉语句尾‘了也’的合音”这一观点, 而当《古本》被发现后, 刘勋宁(2001)认为, 《古本》为他的说法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新的证据, 因为《古本》的“了也”在《翻译》中大部分被改写为“了”。远藤光晓(1986)、孙锡信(1999)等先生指出了刘先生观点中的几处矛盾。笔者同意远藤、孙两先生的看法, 并再补充两点: 一, 在《古本》中附带“了也”的谓语和附带“也”的谓语互不相同, 前者是以动作动词为主, 后者是以状态动词、形容词与名词为主。现代汉语中附带句尾助词“了”的谓语大部分是状态动词、形容词和名词; 二, 《古本》中的 29 例“V了也”全都表示已然的事实, 现代汉语句尾助词“了”可以表示已然、将然两种事实, 可见“了也”与现代汉语句尾助词“了”的语法意义不同。因此, 本文认为, 刘先生的说法不符合《古本》的语言事实。



## 《翻译》

- (44) 几时切得了? (上 19a3-4)  
 (45) 我也了了。(上 22b3)  
 (46) 我们吃了时, (上 42a5-6)  
 (47) 吃了时将去。(上 42b3)  
 (48) 吃了时却收拾家事来。(上 43a7-8)  
 (49) 你吃了时, (上 45a8-9)  
 (50) 比及驼了时, (上 45b3)  
 (51) 他也吃了饭也。(上 45b4)  
 (52) 驼驮都打了也。(上 46a4)  
 (53) 驼驮都打了。(上 59a1-2)  
 (54) 吃了酒也。(上 64b3)  
 (55) 我写了这一个契了。(下 16a2)  
 (56) 茶饭吃了时, (下 45b8)  
 (57) 吃了时骑着鞍马, (下 53b7-9)

## 《新释》

- 几时才完呢? (6b6)  
 我这里也好完了。(7b7-8)  
 我们吃完了, (14a3)  
 吃完了再给他带去。(14a5-6)  
 吃完了再收拾回来。(14a10)  
 你吃完了, (15a2-3)  
 等到打完了朵子, (15a4)  
 他饭也好吃完了。(15a4)  
 朵子都打完了驮上。(15a7)  
 朵子都打完了。(19a7)  
 吃完了酒。(20b10)  
 我写完这契了。(28a2)  
 到吃完了饭, (37b4)  
 吃完了骑着马, (40a1)

在上面 14 例被使用的动词中,“吃”有 8 例,“打”(即“搨”义)有 3 例,它们都是典型的持续性动词。换言之,在《古本》和《翻译》两书中,附着在这些持续性动词后面的“了”具有动相补语的功能。

在《新释》和《重刊》两书中也有动词“了”的例句,例如:

- (58) 买主若不添些,也买不了去。(《新释》27a6;《重刊》26a3)  
 (59) 其余的马契,都写了了。(《新释》28b1;《重刊》27a8)

因此,北方方言里表示完结的动词“了”在元、明代仍被使用,但从清代开始“了”部分地被“完”所取代。

## 5. 词汇兴替与制约

### 5.1 “也”、“了”、“完”的演变

通过对《老乞大》四种版本的对比,我们可以将元、明、清三代的北方方言里的“也”、“了”、“完”的演变过程描述如下:一,表示类同的副词“也”从元代到清代一直存在着;二,表示事实变化的句尾助词“也”从明代开始被“了”所取代,这一替代到了清代全部完成;三,表示完成体的动词词尾“了”从元代到清代一直存在着;四,表示完结的动词“了”从清代开始部分地被“完”取而

代之<sup>15</sup>。现将各个词汇的演变归纳如下：

表 4：《老乞大》四种版本中“也”、“了”、“完”的演变

	元 代	明 代		清 代
	《古 本》	《翻 译》		《新释》、《重刊》
类 同（副词）	也	也		也
变 化（句尾助词）	也	也	了	了
完成体（动词词尾）	了	了		了
完 结（动词）	了	了		了   完

表中《新释》和《重刊》的情况与现代北方方言大致相同。上表说明，自元代以后，北方方言里发生了两种词汇兴替。

我们可以发现，在近代汉语的词汇演变中，“也”和“了”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都曾一度扩大过，而后缩小：“也”一词在中古汉语时期取代了句尾助词“矣”，而到了宋代又取代了副词“亦”，从明代开始，其句尾助词的语法功能被“了”所取代；而“了”一词在宋代取代了动词词尾“却”，到了明代又取代了句尾助词“也”，从清代开始，其中动词的语法功能部分地被“完”所取代。这个现象最为明显的表现是上例中的（1）、（14）和（45）：“俺也了也”（《古本》）、“我也了了”（《翻译》）、“我这里也就好完了”（《新释》）和“我也就完了”（《重刊》）。

“也”一词是由于音变而扩大其语法意义的。在中古汉语中，“也”、“矣”和“亦”的语音相接近<sup>16</sup>。“了”一词是由于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而扩大其语法意义的，它是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而扩大的，即：完结>完成体>变化。可见“也”和“了”双方均具有其语法意义扩大的动因。那么，这两个词的语法意义在扩大之后，又都转为缩小的动因何在呢？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词汇兴替的结果使“也”和“了”双方在语法意义上获益。换言之，词汇兴替是具有合理性的。从“也”所表示的语法意义的角度来看，《古本》一书中的“也”是表示变化的句尾助词，同时也是表示类同的副词，因此使其它词汇承担了其中一个意义，这是合理的；从“了”所表示的语法意义的角度来看，“也”被“了”取代的结果，使“了”一词可以表示“完成体”、

15 在《翻译》一书中，对“也”、“了”这两个字附加的韩文标音与声调标记，不啻其语法意义、语法功能的不同都相同（参看远藤光晓 1990），并在《重刊》的谚解本（即《重刊老乞大谚解》，推定其出版时期为 1795 年前后）中的情况也是同样的。

16 在中古汉语中，“也”属于马韵喻（云）母，“矣”属于止韵喻（云）母，“亦”属于昔韵喻（以）母。太田辰夫（1958：388）认为，“也”的来源为句尾助词“矣”或“已”，“也”的语音是由于这两种词的语音 [i] 的后面附加 [a] 而造成的。

“变化”这两种很接近的语法意义，因此这也是合理的；其结果是，在《翻译》中的“了”至少具有了三种语法意义，因此到了《新释》和《重刊》的时期便出现了动词“完”，这也是合理的。总之，词汇兴替是将语法意义上的不合理演变成合理的一个过程。

## 5.2 制约对词汇兴替起到的作用

本文试图以语言的制约（constraint）这一观点来解释词汇兴替产生的动因。这里所说的制约暂且称为“多义制约”，即：不允许在一个常用词内并存互相没有联系的多个意义。

如上所述，在元代“也”已占据了“亦”的地位并兼有表示类同的副词功能，因此在《古本》一书中，“也”一音之内并存有两种不同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即表示变化的句尾助词和表示类同的副词。这二者都是虚词，而且二者使用频率都相当高，但在“变化”和“类同”这两种意义之间却毫无联系。《古本》中的“也”违反了这种多义制约，为了取消这种违反状态，通常会采取两种手段：一是副词“也”发生变化；二是句尾助词“也”发生变化。但实际上只有一种手段，由于“了”的语法化，“了”的意义领域和句尾助词“也”的意义领域相当接近，因此“也”的功能被“了”取而代之。

由此可见，《翻译》一书中的“了”一音之内并存有三种意义，其中表示完成体的“了”与表示变化的“了”在意义上有联系，但句尾助词“了”的成立更促进“了”的语法化，其词义被大量虚化，这二者与表示完结的动词“了”之间的意义联系已完全脱离。因此，《翻译》中的“了”违反了这种多义制约，为了取消这种违反状态，北方方言采用了语音上不相关而意义上相关的另一个词汇来取而代之。

综上所述，首先是“也”的违反状态引起了“了”和“也”的替代，而后“了”的违反状态又引起了“完”和“了”的替代。北方方言回避了这种“多义制约”并保持了自己语言系统的经济性。

回避制约的手段不只限于词汇兴替，如现代北方方言中的动词“了”也保持了原来的读音 [liɑu<sup>3</sup>]，这可视为是用不同的语音来表示其意义上的区别；又如梅祖麟（1994）指出，台湾闽南话句尾助词 [a<sup>0</sup>] 的本字是“也”，其语法意义与近代汉语“也”基本相同，但在闽南话中，表示类同的副词“也”则用另外一种读音来回避这种制约<sup>17</sup>。

17 刘勋宁（1985）指出，陕西清涧话的 [ɛ<sup>0</sup>]（相当于“也”）具有句尾助词、副词两种语法功能，由此可见清涧话是反映《古本》的语言状态的方言。

## 6. 结 语

一个词汇,尤其是常用词的意义与功能由于音变、类推、语法化等原因不断地扩展,这一现象经常会产生一词多义、多功能的状态。如果对此置之不理,就会产生语言沟通上的障碍。为了避免这种不稳定状态的产生,语言的制约就会发挥作用,从而促进词汇兴替、促进功能的专一化。由此可见,语言本身具有抑制不合理并促进其走向合理这一机制<sup>18</sup>。

宋代产生的“了”与“却”的词汇兴替,同样证明了这一观点。在唐代“却”已经拥有了副词的功能<sup>19</sup>,此后“却”在一音之内并存着相互间毫无联系的复数意义,但到了宋代,“却”被“了”取而代之,即是这种制约起到的作用。

这种制约从古至今普遍存在着,如古代汉语中的“破读”、现代汉语中的“一字多音”、现代方言中的“同音冲突”<sup>20</sup>,乃至古代的“六书”为克服“假借”的不合理而产生的“形声”造字法<sup>21</sup>等现象,都是其鲜明的例证。

词汇兴替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程度副词的历时替代与使用者的“新鲜感”的关系,这同样可以视为是词汇兴替产生原因之一,但这一原因是积极的,本文所介绍的以制约为主要的观点则可以视为消极的原因。

## 参考文献

### <中文>

曹广顺(1995)《近代汉语助词》,北京:语文出版社。

李秦洙(2003)《《老乞大》四种版本语言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

刘勋宁(1985)现代汉语句尾“了”的来源,《方言》1985(2):128-133;  
(1998)《现代汉语研究》21-34,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刘勋宁(2001)新发现的《老乞大》里的句尾“了也”,《中国语文研究》2001(1):93-94。

吕叔湘等(1980)《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18 Her (1994) 指出,某一词汇如拥有多种功能时,其中的几种功能就会减少:“The principle of refinement: if element X has multiple functions, e.g. f1, f2, and f3, then X is likely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its functions.”此外,梅祖麟(1988)指出,浙江青田话的“著”一字具有方位介词(相当于“在”)、持续体(相当于“着”)和完成体(相当于“了”)三种用法,据此认为,“这类方言罕见可能是功能负担(function load)不能太重的原因——同一个虚词,如果担任几种不同的语法功用,容易引起语义的混淆,于是某些功能就被其他的虚词替代”。汪维辉(2000:413)在解释自东汉至隋代的常用词演变原因时曾指出:“一个词随着使用的频繁往往会引申出许多新的义项,词义负担不断加重,表意的明晰性受到影响,这时就会把某些义项卸给其他词。”这些看法与本文所提到的以制约为动机的看法似有相接近之处。

19 参看太田辰夫(1958:295)。

20 “同音冲突”(homonymic clash)是方言地理学上的术语:由于某种语言变化而产生的同音异义词在同一个上下文中被使用时,容易引起语言沟通上的混淆,在这样的冲突状态下,其中一方一般会发生变化。

21 参看河野六郎(1953)。

- 吕叔湘（1956）《中国语法要略》（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罗骥（1994）北宋句尾语气词“也”研究，《古汉语研究》1994（3）：29-32。
- 梅祖麟（1981）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语言研究》1：65-77；  
（2000）《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62-82。北京：商务印书馆。
- 梅祖麟（1994）唐代、宋代共同语的语法和现代方言的语法，《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2：61-97；《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247-285。
- 梅祖麟（1988）汉语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功能的来源，《中国语言学报》3：193-216；《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155-187。
- 史佩信、杨玉玲、韩永利（2006）试论比字句的形成及其与先秦两汉有关句式的渊源关系——兼论“词汇兴替”，《中国语文》2006（2）：142-150。
- 孙锡信（1999）《近代汉语语气词》，北京：语文出版社。
- 汪维辉（2000）《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汪维辉编（2005）《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北京：中华书局。
- 吴福祥（1996）《敦煌变文语法研究》，长沙：岳麓书社。
- 吴福祥（2000）关于动补结构“V死O”的来源，《古汉语研究》2000（3）：44-48。
- 杨荣祥（2000）近代汉语中类同副词“亦”的衰落与“也”的兴起，《中国语文》2000（1）：57-64。
- 徐丹（2005）上古汉语后期否定词“无”代替“亡”，《古汉语研究》5：64-72。
- 竹越孝（2002）从《老乞大》的修订来看句尾助词“了”的形成过程，《中国語学》249：42-61。

### <日文>

- 河野六郎（1953）「諧聲文字論」，『東京教育大学漢文学会報』14；（1994）『文字論』32-44，東京：三省堂。
- 金文京・佐藤晴彦・玄幸子，鄭光解説（2002）『老乞大——朝鮮中世の中国語會話読本——』，平凡社東洋文庫699，東京：平凡社。
- 太田辰夫（1958）『中国語歴史文法』，東京：江南書院。
- 太田辰夫（1990）「《老朴》清代改訂三種の言語」，『中文研究集刊』2：49-69。
- 遠藤光暁（1986）「“了”音の変遷」，『中国語学』233：35-45；（2001）『中国音韻学論集』318-332，東京：白帝社。
- 遠藤光暁（1990）『《翻譯老乞大・朴通事》漢字注音索引』，開篇単刊3，東京：好文出版。
- 鄭光（1999）「元代漢語の《旧本老乞大》」，『開篇』20：1-23。
- 竹越孝（2007）「老乞大四種対照テキスト」，『中国語のコーパス構築および近

世中国語テキスト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 科学研究費報告書, 1-156。

<英文>

Her, One-soon (1994) Interactions of syntactic changes. 《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  
2: 263-292.

Sun, Chaofen (1996) *Word-Order Change and Grammatical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eyraube, Alain (1996) Recent issues i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C.-T. James Huang and Y.-H. Audrey Li eds. *New Horiz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161-213.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ulleyblank, Edwin G. (1995) *Outline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Vancouver: UBC Press.

